

从行侠仗义回到自我拯救

■丁山(武汉)

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侠客,可以路见不平、仗剑行侠,顺便让瘦小的自己不被欺负。可惜理想只延续了一周就破灭了,因为每天早起晨练并坚持一个星期非常的艰难,我判断这个理想不大适合我。

母亲送我文具盒上的神笔马良拯救了我的理想,原来画画也可以爱己助人、伸张正义,似乎和侠客的效果也差不了太多。用不着流多少汗水也不要求早起,只要在纸上涂涂抹抹就好,想着就很简单很有趣很快活。菩萨保佑,命运似乎让我已经实现了这样的理想。

仔细想想,所谓“画家”其实就是画好看画的人有了“家”的属性,具备了画画独立体系和传承的概念,传承我不知道,但我绘画的独立体系倒是有了模样,就是画得好不好看不太清楚,我自己是觉得好极了。好不好看有两个问题:“好”是什么?又给谁“看”?细究起来,中国绘画自古都是给宗教、政府、当官的、有钱人以宣传和精神娱乐,换来几两银子赢得几句赞扬获得一些价值的体现和存在感。当然“看”和“好”也是由这些客户群体来判断和决定,它自然积累



丁山 夜空之一 50×25cm
宣纸水墨 2020年

着形成了一套言之凿凿、言之有物的文化审美标尺,这就是画家“好”的确定,并且在客户“看”“好”的情况下具备了生存功能。

当然也有例外,特别是元代之后强调画家自我陶冶和精神升华的士大夫,他们大都属于兼职而非以往的专职画

家,担任着自我价值体现的从属身份。就是“四僧”的专业也是拜佛,“扬州八怪”里倒有几个布衣,他们不再为往常的客户群体所“看”“好”,也难以维生,他们的客户换成了自己,当然只能自己买单。却由此收获了自我精神的成长并幸运地将“独立体系”传承了下来,成为了画家。

传统“好”的定义,我也深浸其中觉得美妙舒适,唯一觉得不自在的是这些“好”不够表达我理想中的需要,觉得起码要更牛叉更有意思一点吧,或者是更自私地为自我这个客户服务,为更加真实的现实、为触动我生命里的那些体验,为自我精神的淬炼和成长服务!一如中西方那些先人一样,区别只是先人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体验,我们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,这应该是我理想的初心。行侠还是得把自己先服务好,做自我的建设和完善才有可能仗义,并且侠客助人的意义在于拯救而不是讨好。

我应该要感谢西方对绘画所谓艺术的拓展和更多可能的注解,勿论民族性和优劣,它起码让我的理想有了新的基础和解释。在传统绘画记录、装饰和生存的任

务之外,实验、探索以至社会的推动和参与让绘画转变为艺术,成为了绘画新的功能。这些西方艺术审美的客户属于一批喜新厌旧的家伙,不遗余力地支持自由、变化、轰动甚至有些哗众取宠的艺术面貌。但从绘画推动发展的层面,的确有着勇往向前的力量。重要的是当一切以往都无法满足自我的体验,无法给予精神上更真切触动时,实验和探索成了必然的道路。这里的实验和探索却不是抛弃所有,因为血液里的传承也无法抛却,它只是让我的注意力更加集中,更坚定地不被“好”“看”干扰和束缚,探索更贴切自我的语言和形式,实验不同的表述方式,以个体的真实参与在现实社会里的真实体验之中。其实从纸本水墨和架上绘画的角度而言,我应该属于非常传统的艺术探索者,只希望不要太保守,让新的技术新的信息能够参与其中,只要它是我真实的需要。

是的,我的理想不仅仅只是当个画家,还是想要当个艺术家,不被“好看”所禁锢,真实地面对自己,勇敢探索和表达生命中的体验和认知,行侠仗义就从自我拯救开始。

簪花的男子

■徐惠林(湖州)

爱花种花的男子不少,一张老照片里的作家老舍,就蹲在一堆鲜艳的盆花面前,左手夹支烟,满意而自在地欣赏。花是老舍自裁的,于莳花好手的他而言,这既是爱好,也是漫长写作的调节手段。

种花人多,眼下更多是女子。朋友圈里,几户每天都有人晒她家阳台或院子里,这个月季开了,那个夜来香绽放,动态图成九宫格。至于冬日的踏雪寻梅插花入瓶,春日踏青归来满把艳丽映山红,双休日居家伺候自己的数盆多肉……小资们都这样,有时揶揄其雅也成了俗。男士们呢?前些年菖蒲风行一时,城里读书人书房案头一摆,成了清供,反正它四季常青无需几多养护。

说了种花养花,就有了插花簪花。古时文人四大雅事,抚琴、挂画、插花……插花而言,今日早不分了男女老少。很多居家者家中瓶插四季不断,市面上鲜切花店也一路生意兴隆。一位资深女诗人,常在朋友圈里展示她的插花艺术。花瓶、佛手、枯荷或莲蓬、花生、橘子……不多的几样物件,被她灵心巧手变出了一帧帧怡人之景。

簪花在当下的女子,也不多见。深巷偶闻“卖白兰花哦”,亦能在某种场合见到的簪花女子,那白兰花却只挂于旗袍的对襟腰部,谦逊而低调,躲闪中释溢兰香;迥异如今的洒香水,它全然是古典的逸韵。至于山里云游,采一朵好看的野花簪上同行女子的发髻,那是恋爱中的男子疯魔,恰到好处的神来之笔。在摄于1967年美国加州蒙特利半岛的张



清 任薰 四相簪花图

大千现场作画影像中,我看到了这样一个镜头:古木森林间漫游,张大千先生随意采撷了一朵红花簪在夫人徐雯波头上,徐扭动腰肢嫣然一笑,真是风情曼妙。

我今说下男子簪花,乃看到一幅照片引起:毕加索耳边戴着一朵大红花。说簪花也行,不管他以面包做成手掌样的那张照带给人的惊异,然后莞尔一笑:要论“花”,中国文士比老毕早上千年。

古代农历二月十二日是花朝节,为百花的生日。人们在这一天喜欢摘取鲜花,插在头上,是为簪花。至大唐时期,

仕女簪花非常流行,存世名迹《簪花仕女图》便是明证。男子簪花听来怪异,在唐时则属一种风尚。到了宋代,文化繁盛,它甚至发展成为一项宫廷礼制。《宋史·礼志》就说到,凡是国家大型庆祝和宴会活动中,都会出现簪花的喜庆身影。这些大宴,有春秋大宴、圣节大宴、闻喜宴、锡宴、曲宴、饮福宴等。《宋史·礼志》载,男子簪花,一般插在发髻,或别在鬓角,一般多戴在官帽幞头上,后者称为“簪戴”。花之材质,可以是时令的鲜花,也或是丝绢、金银等仿制的花。每逢皇帝生日、宫廷宴会、祭祀典礼等场合,君臣都要戴花。

想象着百花盛开之辰,皇帝诏见王公大臣一起春游,兴致处摘下时令鲜花赐给近臣,簪戴头上,该是如何昌明一景。有记宋徽宗巡幸地方,返回京师时,会赐花给随行大臣、仪仗队、护卫等佩戴,而凭着簪花他们可以自由出入皇宫。由是,御赐簪花对人臣是荣耀,也是身份的象征。

男子簪花,以花的雍华匹配君子的儒雅,也翘楚枭雄的英姿。久之,它融入了男子们的风雅生活。北宋时由宫廷传向民间,进而发展成为全民戴花。杨万里一首诗里风趣写道:“春色何须羯鼓催,君王元日领春回。牡丹芍药蔷薇朵,都向千官帽上开。”——不仅描述了宫中正月十五欢庆的喜乐场面,还有当时人人头上簪花的盛景。远远望去,一片姹紫嫣红、暗香浮动。传说北宋时有一种奇特的芍药,花瓣上下呈红色,一圈金黄之蕊围在中间,称为“金缠腰”。在一次

饮酒赏花时,扬州太守的韩琦剪下四支金缠腰,插在了他宴请的三位宾客头上,当然不忘自己也插一朵。后来这四人皆吉星高照,官运亨通,先后做了宰相。这就是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的“四相簪花”故事。看来,簪花图景不但看着美,还很吉祥,能带来好运。

壬寅春来,披阅古代画迹,所见时有“男子簪花”,也是幸会。在南宋李唐的《春社醉归图》中,你能见村官田畯接受乡民敬酒后,骑牛醉归的情景。满脸醉意田官老者,头戴鲜艳之簪花巾子,由人扶持,前面村童一边牵牛,一边吃包子,乡村生活、民俗一景十分生动。明朝的簪花习俗虽已不那么盛行,但图画中无论官宦还是雅士,男子簪花还是很多,陈洪绶、仇英的作品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的视觉“印证”。个性昭彰的老莲,笔下《杨升庵簪花图》《阮修沽酒图》《钟馗图》……多个男人头上都插着花,是追慕先贤遗风,还是惊艳时俗?是离经叛道的名士做派,还是压抑中的展露风华?三昧难知。至清朝,男子簪花式微,任薰的《四相簪花》至多理解是国画创作喜用历史典故,或是时代潮流“以文化复古而抵今义”在艺术上的一种体现。

今日,男士们簪花,只在重要仪式,如婚礼、书画展上能见到。作为嘉宾,每人胸前簪别一朵,可视为礼仪的符号、喜庆的象征。只是它们在多元文化盛放的花海中,颇显孤单,一缕久违之雅韵馨香,缥缈得有点悠远、有点寡淡,但也可理解成喧闹时代一份逸存的幽隐诗意。